

海濱先生之生平與著述

鄭彥棻

（民國六十六年農曆正月初六日（國曆二月二十三日），為開國元勳海濱師尊九十三歲冥壽之期。按魏

書崔挺傳云：挺卒，光州門人故吏，每歲聚於城東為祝冥壽，追奉冥福，志遺愛也。彥棻追懷師恩，永感難忘，顧思其等身著述，雖生前已分別梓行，但讀者仍以未窺全豹為憾。用是商由中山大學校友會，編印「鄒魯全集」共為十冊，已於六十五年國父誕辰日問世。蓋亦欲以此為海師九十三冥壽之紀念，效光州之追奉冥福，以志懷思耳！

全集編印後，余曾為文述其編印經過，對海師生前著述及出版經過，敘述甚詳，全文如次：

鄒校長海濱於民國四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在台北辭世，至今瞬已逾二十二年。



黨國元老鄒魯海濱先生遺照

海師逝世後，我便一直想將他的生前著述，編印全集出版。這固然是爲了感激海師對我的誨導培植，但更重要的是，基於下述的理由，我覺得這是對黨對國一件義不容辭的事。

——海師是開國元勳、本黨元老，一生對黨國的勛業和貢獻，永垂史冊。他的嘉言懿行，足爲後世所師法，將他的著述編印出版，可永供後人景仰和學習。

——海師是革命先進、反共先知。對革命理論，認識至深，國父演講三民主義時，奉命爲筆記之校讀者。其生平言論，闡揚革命思想，光大革命歷史，駁斥共產謬說，均至精闢。實足以弘揚革命思想，消除共產邪說。

——海師是大教育家、青年導師，一生致力教育，作育人才，對教育之理論與理想，亦多超卓之見，對青年之誘掖與培植，尤其不遺餘力。平生著述至足以啓迪青年思想，弘揚教育功能。

——海師畢生效力革命，自開國至護法、北伐、抗戰以至戡亂，無役不與，并致力革命史料之搜集與編著，爲本黨黨史之權威。其生平與著述，實爲我國近代史之珍貴史料，允宜傳世。

因此，海師逝世後，便致力此一工作，自從民國五十九年起，更積極進行，並商得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之同意，著手編纂，但卒因經費和各種關係，迄未能出版。爲了希望能早日達成願望，我不能不考慮其他辦法，經多方商洽，得到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的贊助，決定先編印海師生前刊行的著述，由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出版，其餘海師尚未刊行的著述，將由中央黨史會纂編，俟編竣再續行出版。



法起程啓人多學同學大山中與（人五第起左）者作文本日七十二月二年五十國民
念留影合學同與行送頭碼臨親（者褂馬袍長着人三第起右）長校魯鄭大中學留

海師生前刊行的著述至多，經多方搜集，并得孫逸仙紀念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總統府圖書館等和海師家屬友好的協助，按其出版之先後，計有左列各種：

1.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民國十二年民智書局出版，有國父序。
2. 紅花崗四烈士傳——民國十六年民智書局出版。
3.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民國十八年民智書局出版，廿八年一月復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十二年三月帕米爾書店在台出版，五十六年二月商務印書館編入人人文庫在台出版。
4. 環遊二十九國記——民國十八年世界書局出版。
5. 中國國民黨黨史稿——民國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二十七年七月改訂由商務印書館再版，有再版自序。卅三年六月復加增補，并加列傳一篇，為增訂三版，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後有自跋。惟五十四年十月商務印書館在台出版者，為再版本。
6. 鄒魯文存——民國十九年十月北平北華書局出版，由梅萼主編，將先生歷年文件言論著述彙編分為六集，共一冊。
7. 澄廬文集——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出版，由張掖主編，彙輯先生民國二年至廿二年之言論，分上下兩冊，共七集。嗣於二十四年一月又集先生廿三年之言論為澄廬續編，民二十五年五月集先生廿四年至廿五年五月之言論為澄廬文集續輯二，均仍由中山大學出版部先後出版，計

共文集上下兩冊、續編及續輯二各一冊，共四冊。

8.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史——民國二十三年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出版。

9. 中國國民黨概史——民國廿七年出版，係中國國民黨黨史稿之輯要，并加入北伐統一以至抗戰一節，各地均有印行。四十二年三月正中書局在台編爲正中文庫第一輯出版，并由先生作台版補記，附黨的改造的完成於其後，同年十一月正中書局另版則將改造之完成列爲一節而刪去台版補記。

10 澄廬詩集——民國廿八年出版，由張掖主編，輯 先生之詩至廿七年底，由 先生按其時期，自行訂定，分爲十二集，線裝精印，無版權頁，當係國立中山大學出版。

11 舊遊新感——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國民圖書社出版，係將原著環遊二十九國記摘要，并增插按語出版。
12 二十九國遊記——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係將前著環遊二十九國記，增入舊遊新感一書所增插之按語，改訂今名出版。四十年十二月復由商務印書館在台出版。

13 少年的回顧——民國三十二年五月獨立出版社出版。記卅歲以前事，共十節。

14 回顧錄——民國三十三年一月獨立出版社出版，係將少年的回顧增補續寫，初記事至編輯黨史止，計兩卷二十節，全一冊。嗣復經補充第廿一節至卅六節，共四卷，分上下兩冊，於三十五年七月仍由獨立出版社出版，并於四十年在台出版，六十三年七月三民書局編入三民文庫出版。

15 抗建和平之我見——民國三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刊 先生有關抗建和平之言論提案等廿六篇，并

有自序。

16 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商務印書館出版，輯 先生有關教育之言論五篇，并有自序。

17 中國國民黨史略——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商務印書館在渝出版，并於同年十一月在滬出版。四十年六月復在台出版。

18 澄廬文選——民國三十七年正中書局出版，由張鏡影主編，將先生歷年之議案、論著、講演、序跋、函電、傳記、雜著選輯爲七篇，經 先生核定付梓。

除上述十八書外，海師之書畫集，計有：(一)裁蘭言歸係民國十八年在日畫蘭百幅。(二)廣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記係民國二十三年撰書之碑文，曾於二十八年七月出版，四十年復由商務印書館在台出版。(三)澄廬墨冊係民國廿四年所繪墨蘭廿四幅，海師逝世後於五十三年二月在港出版。

上述各書，除8.日本對華經濟侵略史一書，業已失傳，遍尋不獲外，餘經搜集，慎加編審，以下列各書，均已納入或輯入他書，均可從略，以免重複。(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全書均經納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二)鄉魯文存及澄廬文集，均係 先生未刊行專書之論著，嗣經將其中精華選入澄廬選集，并經 先生鑒定，其餘諸篇可從略。(三)環遊廿九國記及舊遊新感兩書，均經全部納入二十九國遊記，舊遊新感之付印贅言亦已見澄廬選集。(四)少年的回顧，經加增補爲回顧錄，其自序亦已見澄廬選集。(五)抗建和平

之我見及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前者絕大部分及後者全部，均已納入澄廬選集，兩書自序亦已列入，至書畫集以畫集重印難見其精粹，故僅輯 先生親書之廣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記碑文，以見 先生之墨寶

此外，尚有中國國民黨黨史紀要乙書，係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纂輯。由海師董督其事，四十一年帕米爾書店在台將其改名爲中國革命史印行，雖以海師爲著者，惟非其著述，故從略。

編印的著述決定後，當從事版本的搜集和審定，決定各書經海師生前增補修訂者，以其最後之版本爲準，其未經增補修訂重版者，則以最初之版本爲準，也就是要採用經最後增補修訂之最初版本。賴各方的協助，除二十九國遊記找不到民國卅二年的重慶版，只能找到民國四十年的台北版外，其餘各書，都能找到最後增訂的最初版本，因此決定將海師生前刊行的著述十本，分裝十冊，先行出版，其餘未刊行的著述，容俟中央黨史會編纂後，續行出版。茲將初期出版之十冊，分別說明如次：

一、第一冊及第二冊爲回顧錄，採獨立出版社民國三十五年七月版，卽由少年的回顧一書，經兩次增訂補充後之版本，惟原書分上下兩冊。上册刊三十六年七月初版，下冊刊三十五年七月初版，兩冊內容雖相銜接，頁數則不銜接，上册至三二六頁止，下冊由三一七頁起，經查上册於三十三年初版時，原爲三二六頁，下冊於三十五年初版乃由三一七頁起，嗣上册於三十六年重行排印，每頁字數較少，增多十頁，遂致不相銜接，內容則無變易。

二、第三冊至第六冊爲中國國民黨黨史稿，採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三年版，係增訂三版，集增列傳爲第四篇外，其第一篇至第三篇內容亦多增補。目前坊間發售之商務印書館在台北出版者係再版本印行，與之頗有出入。

三、第七冊爲紅花崗四烈士傳、廣州三月廿九日革命記、中國國民黨史略、中國國民黨概史四書，四烈士傳採民智書局民國十六年版、三月廿九日革命史採商務印書館民國廿八年版，黨史略採商務印書館民國卅四年版，國民黨概史採正中書局民國四十二年版，均係最後之增訂版。惟廣州三月廿九日革命記第十章原刊烈士傳記五十七篇，均已列入中國國民黨黨史稿第四篇，故刪去。

四、第八冊爲二十九國遊記，採商務印書館四十年台版，環遊廿九國記及舊遊新感兩書之內容，均已納入。

五、第九冊爲澄廬文選，採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七年版。鄒魯文存及澄廬文集兩書，均已選輯，原取材至民國三十七年止，惟先生於民國卅九年有「斥新舊三民主義謬說」一文，刊改造月刊，力斥共產邪說，爲本黨一重要文獻（見鄒魯傳），故增補於書後。

六、第十冊爲澄廬詩集及親書廣州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記碑文，前者採民國廿八年版，後者採商務印書館四十年版。

此外，在全書之首，除本文外，特選刊海師生前玉照及書畫若干幀，以資景仰，并附刊中央黨史史料

編纂革命先烈先進傳所刊鄒魯傳一文，俾閱者得對海師生平先獲瞭解。

此次編印，有一重要之發現，乃目前坊間流傳之中國國民黨史稿，係民國廿七年七月之再版本，原書經海師於民國三十三年增訂，除增加列傳一編，有先烈傳記二百二十七篇外，前三篇（組黨、宣傳、革命）之內容亦多增補，與原書出入頗多。此書為本黨黨史權威著作，能將其增訂本重行出版，當可供研究黨史者之重要參考。

海師於民國十三年奉 國父命籌辦國立廣東大學，并奉派為首任校長，嗣於 國父逝世後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後來他再長斯校，又籌建新校舍，遷址石牌。他是國立中山大學革創開辦和營建新址的負責人，也是首任校長和歷任校長中任期最長的校長。他對國立中山大學真是艱難締造，費盡心力，也期望至為殷切，現在雖以大陸淪陷，母校蒙塵，但全體校友無不深凜於母校使命的重大，也永遠懷念海師校長的盛德，現在能由校友會編印他的全集，在本年國立中山大學成立五十三週年時出版，全體校友咸深感慰。我自海師主持廣東大學前身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時，即親聆教誨，他不獨指導我的學業，也啓迪我的革命思想，和介紹我參加組織，畢業後又承他留校服務，并選派赴法留學，後來又邀我由歐回國擔任母校法學院教授兼院長，他對我的栽培扶植，真是無微不至，對我更是師恩深重，現在能將他的全集編印出版，我更是萬分欣慰。深願本書的出版，能使這一位對國家民族有卓越貢獻的革命偉人的思想言行，益為弘揚，永垂不朽，使當代青年能對革命歷史與革命思想有更深切的認識，共同奮起，早日完成復國建國的革命大業。

本集的出版，備承國史館黃館長季陸、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蕭主任委員繼宗贊助指導，海師家屬

和張鏡影先生、鍾貢勛同學等鼎力勛助，至深銘感。此外，前面已說過各方對本書資料搜集所給予的協助，也使我們深為感謝，還有三民書局經理劉振強先生對本集的印行和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理事長董世芳同學對本集的編審，都出力至多，更是本集出版的最大助力，我願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鄒魯全集出版後迴誦再三，益見海師生平功業，永垂

不朽，至足敬佩，謹將個人所感縷述如次：

海師籍隸廣東之大埔縣。清末施行新政，廢科舉，與

國父派鄒魯先生為廣東財政廳長之親筆令

學校，大埔知縣亦依例設學堂於縣城崇聖祠。師肄業其中，課程除算學、英文外，餘仍私塾陳規，嗜書默寫而已，師極快然。會課題為「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遂借題發揮云：「應時而興之學堂，今日嗜書，明日默寫，今日作文，明日寫字。將何適應現在科學進步之世界，此即作無益、害有益，其不能成功，與作雪人何異？」學堂主事者斥之曰：「汝以此學堂不好，汝有本事，去辦一所好的給我看！」師不以為侮，以其言有理存焉。誠以責人之短何益，胡不自設一所去其短而實現己之理想之學堂。同學張煊極趨其



意，爲奔走。有自江西回鄉者，聞其事，卽首捐銀圓四枚。竟賴此錢之數爲開辦費，并得縣紳張竹士之贊助，以其祠堂爲校址，名曰「樂羣中學」，並命其弟六士爲堂長。海師復敦請兼通理化普通科學之饒箬孫楊穆如諸人主講席，復至廣州購儀器圖書，實開大埔各學堂有儀器設備之先河（見全集第一冊第三節）



鄒魯先生畫竹

海濱先生之生平與著述

。當時譽爲嶺東四所中學之冠。其後於羊城，暨於潮州負笈來省者衆，均欲肄業師範而限於名額，徬徨曠之外，復倡設師範學堂，雖人地生疏，以其毅力熱忱感人，卒獲多助，居然於廣州出現潮嘉師範學堂。此感佩其創業精神足爲青年楷模者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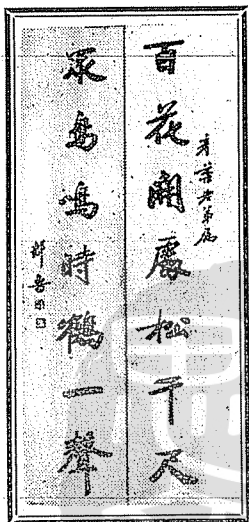
任國民政府委員時期的鄒魯海濱先生。

海師因 國父同學七列(四大寇之一)之介紹，加盟革命。民國紀元前四年，清帝載湜(光緒)及太后那拉(慈禧)相繼死，人心浮動，海師與趙聲、朱執信密謀於十一月二十日舉事，預定朱執信集民軍發難，趙聲策動新軍響應，海師率譚馥帶防營馳赴支援。詎知是月十四日因發票(即今黨證)事洩，嚴國豐、葛謙、譚馥死之。葛謙、譚馥均未吐實情，海師得免偵騎之伺。而「三二九」廣州之役，故能辦「可報」以作宣傳，會溫生才擊斃清將軍孚琦，爲文讚溫生才之死重於泰山，致被停刊。及武昌起義未幾，廣州黨人羣起響應，清吏相率竄逃，廣東乃告光復，公推胡漢

民先生任都督。時武漢在激戰中，分向各省黨軍求援，海師倡組北伐軍，都督深韙其議。推姚雨平爲廣東北伐軍總司令，海師任兵站總監，率師乘輪北上，抵南京後，雖未幾卽民國成立，惟袁世凱仍挾清帝，負隅北方，且漢陽爲清軍攻陷，張勳復擁大軍沿津浦路來犯南京，民國局勢岌岌至危。海師與姚雨平首先督北伐軍將士，誓抱滅此朝食之決心，一捷固鎮，再捷南宿，直搗徐州，張勳潰遁。清廷見大勢已去，乃宣布退位，民國始告完成（見全集第一冊第七節及第九冊重建國粵軍陣亡將士墓碑）。是民國之建立，武昌雖首義於先，而粵軍北伐實促清亡於後。于故院長右任先生於海師七旬誕辰，親撰書聯云：「開國尊元老；傳經翊聖謨」，誠非諛詞。此感佩其功在開國足爲後世景仰者二也。

國父就臨時大總統職後，海師首倡裁軍，自動裁遣粵軍於南京，國父重其功成不居，其後之被任爲潮梅軍總司令及任爲大總統特派員討陳逆者，蓋取信於此也。海師復以物望所歸，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衆議院議員。會國父薦袁世凱繼任總統職位，宋教仁先生主張內閣制，袁惡宋鉗制權力，乃使武士英狙擊宋於滬寧車站。上海租界會審公堂捕獲應彥丞，並於其宅捕獲武士英，又搜獲國務總理趙秉鈞之祕書洪述祖與應往來有關謀刺密電。會審公堂將案移上海地方檢察廳偵辦，民國二年五月六日票傳趙秉鈞，竟抗不到案。海師遂提案質趙總理何以不赴滬到案受偵察，限三日內答覆（見全集第九冊第三頁）。質問書傳遍中外，舉世震驚，滬上外報（上海字林西報）譽爲捋虎鬚之議員。旋袁向五國銀行進行大借款，命趙秉鈞於是年四月廿六日赴滬豐銀行簽約，旨在以之爲消滅國民黨勢力之經費。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

正廷整日夜守候該行前門，阻止簽約。不料趨與簽約人員微服由該行後門入內簽約後，循原路掩面遁去。海師於借約咨送國會當日即提出彈劾全體國務員對大借款案均屬違法失職，責其厚息借款，浮濫開支，重人民之負擔而不恤，陷國家於破產而不顧。依臨時約法第十九條第十二款之規定，應罷免全體國務員。經一致通過成立，交付審查。而此時又簽訂中俄協約，中國不得在外蒙設官殖民，並應承認外蒙獨立。海師又提質問，斥其昧心病狂，不惟喪權辱國，且中國之權利有限，列強之貪慾無窮，恐彈指之間，瓜分之禍，不在兵戈，而在樽俎之前矣（彈劾案及質問書均見全集第九冊）。喪素以暗殺為事，海師處茲險象環生之境，置安危於不顧，仗義劾奸，視董狐之筆，椒山之疏，何多讓焉！此感佩其無畏精神足為革命師表者三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
四日日本投降降河山光復
世界和平得以奠定

郝海濱書於重慶

郝海濱先生墨寶兩件：上為書贈本文作者的對聯，下為紀念抗日勝利手書於重慶。

溯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院總理，府院交惡。段向日本借款爲擴軍之需，日本以中國參加歐戰爲條件，段以乞丐爲公民，圍國會，段出席議員，意在威脅通過參戰案。國會羣情憤激，請黎免段國務總理職。段出京後，卽喉皖系督軍宣布脫離中央。張勳乃乘機統兵入京，遽擁宣統復辟。黎避居上海，段起兵馬廠逐張勳，自稱總理。國父通電責其藐法橫行，卽率海軍南下護法。時廣東爲陸榮廷系所盤據，段祺瑞使莫擎宇叛於潮梅。國父任海師爲潮梅軍總司令討莫，所部前敵司令金國治大敗叛軍於鐵場藍關各地，潮梅指日可下。詎陸系沈鴻英宴殺金而奪其軍，國父嚴詞責陸，陸允調走粵督陳炳焜而以莫榮新繼其任，並允將省長朱慶瀾之巡防軍二十營撥交陳炯明組成粵軍援閩。炯明自此大軍在握，竟蓄意謀叛（見全集第一冊第十二節）。嗣陳奉國父命自閩回師逐陸系，陰與北政府通款，乃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叛變。國父登永豐艦討之。是時，許崇智軍克福州，革命軍在南方勢力復振。奉軍張作霖派代表來謁國父，請命駐閩之許軍與駐桂之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分向贛湘進取武漢，奉軍南下策應。國父告以諸葛亮北伐之前，先平南蠻爲喻。遂電召海師由北京回滬，任爲大總統特派員返粵討逆，並派鄧澤如爲理財員助之。臨行，國父問曰：「授汝重任，若干時可達成任務？」對曰：「一月籌款，一月進行，二月足矣。」國父壯其言。海師乃赴香港部署軍事，以大總統名義委劉震寰爲粵桂聯軍總司令，楊希閔爲滇桂聯軍總司令。又授計駐梧州之粵軍陳濟棠。民國十二年元旦，楊、劉分別誓師討逆，自廣西沿西江南北兩路東下，劉震寰軍及范石生所率滇軍抵梧州，陳濟棠依計佯敗退至封川下游，起而內應。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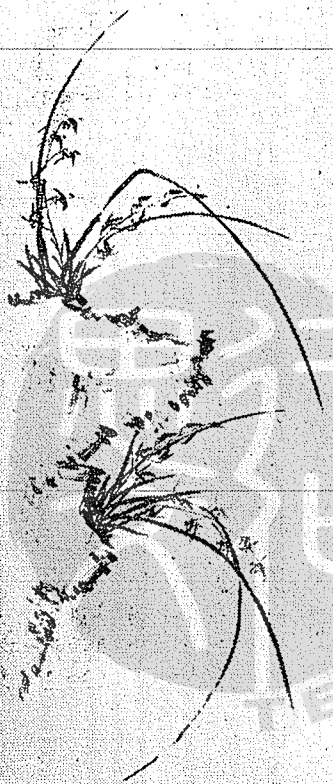
六步、肇慶不戰而克。雖林虎葉舉頑抗於都騎，卒被夾擊星散。師克河口，逆將楊坤如僅以身免。廣州附近，由預定之民軍相繼並起。陳逆炯明倉皇遁惠州，爲時未逾兩月也（見全集第一冊第十三節）。海師臨事思深慮密，果斷捷行，國父每畀之軍事重任，均未負其所期。此感佩其文武兼資足爲後人崇敬者四也。

原蘇俄十月革命（俄曆十月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成功，頗受列國歧視，方孤立無援之時，國父首致電祝賀。列寧感動，派專使馬林於民國十年謁國父於桂林北伐行營。十二年一月又派越飛謁國父於上海，共同發表宣言，中有「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謀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也。」越飛並表示，如允許中國共產黨爲國民革命効力，彼願勸彼等放棄原來主張，共事革命。中共亦懇切表示信仰三民主義，願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國父本「天下爲公」之義，凡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者，無不歡迎加入，此容共之由來也。及國父逝世，中共黨員篡黨之野心畢露。政治顧問俄共鮑羅廷利用汪精衛任政治委員會主席，於政治會議議決制定國民政府組織法之日，即席選汪爲國民政府主席。汪遂成鮑之傀儡。海師及林森、鄧澤如諸先生見報載始知政治會議議決成立政府，即在中常會向汪質問，中常會並未議決成立國民政府，何以政治委員會謂根據中

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成立？汪自認程序不合，以後不再如此，請中常會予以追認。鮑羅廷以是恨海師入骨。始則鮑提統一財政，以扼海師主持之國立廣東大學（後改名爲中山大學）之經費，繼則誣爲刺死廖仲凱先生之主謀，開名單交特別委員會飭人逮捕，特別委員會以無佐證拒之。先是，五卅慘案起，舉國咸忿帝國主義者之殘暴，展開打倒帝國主義運動。鮑以廖案誣海師之目的未達，乃又嗾汪向中央建議，派林森及海師率農工商學各界代表北上宣傳，實卽師曹操藉黃祖殺禰衡之故智耳（見全集第一冊第十五節）。時在滬之戴傳賢、葉楚滄、謝持、邵元冲諸先生亦洞悉共黨奸謀，共商定於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開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北平西山碧雲寺。國父靈前，是爲「西山會議」。其重要決議如：取消共產黨在本黨之黨籍、解僱鮑羅廷、停止汪精衛黨籍及開除共產黨籍中央委員李大釗、林祖涵、毛澤東、譚平山、于樹德等，均旨在清黨，而爲慮及因導致黨內分裂，乃由海師起草致廣州同志函，略謂：「自前年共黨加入以來，黨內枳隉，無日或寧，直至今日，殺機盡露，迫逐之事，層見疊出，凡此數十年革命僅存之同志，在共黨未加入前，不見離異。今則受其挑撥離間，實爲不可掩之事實。……：近月以來，更不堪聞。黨權不在黨部最高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之國民政府，悉集中於鮑羅廷之手，以政治顧問操縱政治委員會。而鮑之所有措施，須先決於共黨。與其謂共產黨加入本黨，毋寧謂本黨附屬於共黨爲眞實。此不獨本黨同志痛心，卽中外人士莫不痛惜。本黨同志若不大澈大悟，謀根本之救濟，速與共黨劃然分開，滌除盡淨，再過一年，恐青天白日旗必化爲紅色矣」。（見全集第一冊第十六節）嗣廣州方面，曾有成立五

院之議，邀勸海師及在滬各中委回粵，海師堅持不清共誓不應允。其後以清黨意見一致，本黨始復歸於統一。此感佩其堅決反共足為當世木鐸者五也。

民國十七年，海師周遊二十九國，著二十九國遊記（見全集第八冊）。回國後，曾赴華北及日本各地盤桓多時，值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海師乃南返，任西南執行部及政務會常委，又復任中山



清無邪
香骨瑤
花中之王
厥名曰蘭
丙午年春
海濱先生
作

大學校長，因當時國人多主抗日，而中央以時機未至，對日隱忍，遂引致不滿。日本土肥原嘗游說西南，對海師言：「中央天言對西南好，實則日日想消滅西南。口頭說對日本好，而心則無時不準備抗日。爲西南計，最好是與日本攜手對中央。」因土肥原之語，海師遂悟向日對中央不滿者係出於誤會。後中央召集五全大會，戴季陶與馬星樵兩先生持 蔣公親筆函邀西南同志出席，共商國事，多主拒絕。海師力排衆議曰：「國家民族已至危急之秋，如不力求團結禦侮，決非革命黨人之行爲。況抗日救亡，中央既已決心抗日，吾人不與之合作，曷足使全國同胞深信吾人忠於黨國乎？」毅然就道，由香港赴上海，兩地仍有同志泥之者，卒不爲所動。抵京，立謁 蔣公，得悉對日外交與軍事內情，而 蔣公正加速進行中。忻然曰：「不虛此行也。」 蔣公推海師任考試院長，堅辭曰：「若任院長，則西南同志將譏其爲權位而來，殊違爲團結抗日之初衷。」臨行， 蔣公笑謂之曰：「勿須顧慮時間過久，恐日人不允給我以時間矣。」及七七事變，海師嘗言， 蔣公有先見之明也（見全集第二冊第廿五節）。可見其擁護 蔣公，出自至誠。近閱海師所撰「壽 蔣主席六秩大慶」一文，爲全集所未載，即云：「九一八事變後愈演愈烈，其時舉國憤激，莫不主張立與決裂；主席知此非局部之事，國家存亡繫之，詎能任情而爲，乃屹然不動，一面隱忍，一面準備，甚至不爲人諒。及至最後關頭，斷然抗戰，縱國內戰事利鈍靡常，國際環境弛張莫測，均以不變應萬變處之，卒能與世界大戰呵成一氣，摧毀侵略國家，而吾國向爲次殖民地者，乃一躍而爲四強之一，非 主席之智仁勇兼備，烏能致此。」又云：「魯于民國之初，即耳 主席之名，國父與諸同志均樂道

而欽佩之。當粵軍駐漳時，始與主席共處，見其律已治事，日有常功，心益以敬。以後在粵，相處更多，居恆寡言，而言必有中，第遇國家大事，則條分縷析，莫不燭於機先，每當盤根錯節之時，更能立斷以赴事機，此所以能決大疑，定大策，具旋轉乾坤之力也。暇即讀書，故學日廣而日新。而養生之術，尤行之有素，故精神日充，雖一日萬機而無懈。且善培植人才，羅致賢哲，以爲國用。至於人民福利與疾苦，不特時膺其懷，更勤求其隱，爲之興革。用能領導全國，完成統一，竟抗戰之大勳也。今抗戰雖告勝利，而建國尚有萬端，默察世界，陰霾仍然四布，則有賴于主席者正多，而遐齡長享，豈僅國人所共祝，亦世界之所共祝也。」其知蔣公之深及愛戴之篤，由此可見。此感佩其明辨是非忠於領袖，足爲國人法式者六也。

先是，朱執信先烈死於虎門之難，海師痛友之餘，亟思完成與執信先烈所發起編纂「三二九」廣州起義之信史，慰其在天之靈。國父知之，語海師曰：「編『三二九』革命史外，應廣徵各役革命史料編輯黨史」，並將所藏史料交付海師。民國十一年，完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并承國父賜序。尋廣集資料，編著爲「廣州三月廿九日革命史」，并另著「紅花崗四烈士傳」付梓（均見全集第七冊）。至於黨史，則將已集之史料分類就緒，適國父逝世，黨內共黨肆虐，被迫北上，時著時輟。十六年四月，南京清黨，寧滬漢黨部合一，清共之素願已達，着手編纂，昕夕無間，是年冬，稿成，胡展堂先生爲之審正，海師原擬名曰中國國民黨史料，展堂先生引明史稿之例，更名爲中國國民黨史稿，對其體例內容，備加

贊佩。海師引以爲憾者，未能於國父生前編竣。吳稚暉先生作序，亦謂：「就歷史正確之材料，而其弊病仍有諱、飾、誣枉、誤傳、疏漏五端。中山先生既已自傳示其不諱不飾不誣枉之楷模，復知其誤傳疏漏之不能免。又諄命海濱鄉先生徵集材料，爲大規範之編纂。於是積之年載，所得甚多，整理者逾三年，用力不可謂不勤，然不敢定之爲史，雖經展堂胡先生鑑別其正確，勸名爲史稿，然曰料曰稿，欲出版而後，有待當世同志之批評，尙有諱、飾、誣枉否乎？有否認傳乎？如皆得免之矣，如是而泐之爲史，庶乎盡正確之能事」。由胡、吳兩先生之評鑑，知黨史稿之編次精當，有良史才；徵引詳確，有良史識；未肯率爾稱史，則有良史德。其後海師復於廿七年、卅三年兩度將原稿增訂補充，務期完善（見全集第三冊至第六冊），尤足見其對黨史之忠誠。此感佩其兼具三長忠於歷史，足爲史家效法者七也。

跡海師生平，除革命外，極重視教育，而其動機，敍於「教育與和平」文中（見全集第九冊），蓋其幼讀禮運篇，對於大同，不禁爲之神往。及讀弔古戰場文，其中「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抱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尤覺激動至情。因思人性本善良樂羣，何以不能四海一家？人性非好鬥，何以戰爭成爲歷史過程？縱使國內無內爭，而國際仍動干戈。所謂國際聯盟、聯合國憲章，均旨在維持均勢。一旦均勢消失，而烽煙又起。至於國際公約，操之強國手中，誠如孟子所言：「五霸假之也。」蓋此均非謀永久和平之道。而治本之方，一言以蔽之，應求全人類知識平等，故主張全人類均應受高等教育，以達智識平等爲目的。因智識不平等，顯然爲侵略戰爭之根

源。如日人自認爲神之子孫，便生征服中國、統一世界之野心。德國受尼采超人哲學之影響，遂啓兩次世界大戰。倘智識平等，本人類善良樂羣之本性，自易促成各民族間互相了解，彼此團結，不相爭奪，和平共處，則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未有不能實現者。民國二十五年出席世界大學會議，用法德英義日各國文字提「改革教育哲學基礎原理案」。而改進教育哲學，應以仁愛互助爲基礎。幼稚園及初小讀物，廢棄以鳥語獸言神怪故事爲材料，應以自然科學爲材料，增進兒童對自然界之知識。另以名人言行爲題材，灌輸兒童孝弟忠信仁愛之高尚品行。與會各國代表，對此兩案均一致熱烈鼓掌贊成。其後世界教育會議召開於倫敦，因病雖未出席，仍將提案由張彭春代表宣讀。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向十一中全會提出「全國國民皆受高等教育原則案」（見全集第九冊）。爲慮及學校與師資不敷分配，建議利用傳播工具傳播所授科目，即今日之所謂空中教學也。海師除主普及教育外，并主張教育務求實際，應與國家建設相配合，尤應深入鄉村，改進農村，曾有改革教育制度及現行學制之建議（見全集第九冊）至爲具體切實。主持中山大學時，並曾令彥葵創辦鄉村服務實驗區，動員各院學生於課餘從事農村服務工作。其對教育之熱情與卓見，均非常人所能及。此感佩其遠識卓見忠於教育，足爲後世垂範者八也。

初，海師卸討陳逆特派員職務後，國父以廣東財政紊亂，畀以整理之責，其時廣州中等以上學校，不罷課，即停課，甚至國立廣東高等師範亦積欠教師薪金達數月之久，陷於停頓。國父感然，謂海師曰：「現廣東教育，不但瀕於破產，且未接受黨義，曷足以當革命策源地將來負艱鉅之革命任務。以汝之經

驗才能，必克振衰起憊，刷新教育。」謙辭未獲，遂辭財政廳長，專辦教育，接長國立廣東高師。立即借款發清欠薪，並協助他校解決經費困難，於是相繼復課，絃歌不絕。民國十三年二月奉 國父命，將廣東高師、廣東法政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組爲國立廣東大學。特約名學者顧孟餘、王世杰、馬君武、徐甘棠、任鴻雋諸教授來校，裏訂規章，均應約而至。十四年七月復將廣州公醫學校併入，增設醫科，另設附屬醫院。大學之下，設附屬師範及中學小學幼稚園。另設海外部司選派學生留學外國，其規模之完備，國內無出其右者。時歐戰告終，廣東留歐勤工儉學者六十人，因無工資，膏火之資無源，廣大即全部接濟，定留學額爲六十名。民國十四年，有完成學業回國者，海師繼續派吳康、劉克平、黃綺文、李佩秀（黃、李係女生）及彥棻等十一名赴法留學。其培植人才之舉，令人至今稱道不絕。海師夙重身教，住宿校內，黎明起讀，隨即巡視上課情況，雖嚴而員生見其律已如此，亦樂而從之，旋 國父逝世，共黨操縱中政會，海師被迫北上而離校。及九一八後，重長廣犬，此時已易名爲中山大學。惟學院散處，管理不便。國父在時，已擇定石碑爲新址。值軍事倥傯，財政困難，無法進行建築。於是決心完成 國父遺志，訂六年計劃，分三期完成。民國二十三年秋，農工理三學院首選新址開學。二十四年夏，文法兩院竣工，相繼遷入。而教職員學生宿舍，工廠電燈廠自來水廠蠶絲館試驗室場，乃至牛欄豬舍，亦莫不備。二十六年夏，天文臺、體育館、研究院等先後啓用。海師嘗於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竣工先後欣然爲記，并曾吟成新校舍雜詩五十章。（新校舍記見全集第九冊、雜詩見全集第十冊）其秉承 國父意旨，爲黨建校，創規模宏

海師生平，於革命則積極致力，於個人則心境澹泊，當其長國立中山大學時，彥彥目睹其治事之暇，手不釋卷，或臨池、或畫蘭竹以自娛。海師嘗自述學書之由來。係護法之役後，隨國父於滬，日與胡漢民、林直勉、胡毅生諸先生相處，同臨曹全碑。胡先生工力深，得其神髓，自慚弗如。乃改臨乙瑛、華山、禮器、石門、校官各漢碑，因不專一，遂無所成。然每當橫逆之來，雜念叢生之際，則展紙揮毫，以定心猿。其作畫也，則係革命挫敗時，偵騎搜捕，伏處斗室，縱筆寫蘭，率意爲之，見者頗以爲可。自題畫蘭詩云：「我書本意造，畫蘭亦如之。莫笑野狐禪，太古誰爲師。」具見於繪事，並無師承，其創作精神迥異常人也。畫竹則始於民國十九年，與陳樹人、經亨頤兩先生蟄居天津，效其畫竹遣閒，自覺枝葉僵滯。及抗戰時居陳家橋之白鶴鄉，距陪都五十餘里，兩溪環繞，四圍聳翠，每值黃昏，千百白鶴，八方飛至，羣集林中，飛鳴上下，片片白影，映於藍天，綴成畫圖，橫生雅趣，而白鶴鄉之名昉於此也。屋之四週，千竿竹蔭，滿池荷香。月明之夜，靜觀竹影婆娑，頓悟筆意須凌空瀟脫，灑落出塵，超以象外，悠悠渾成。於是所畫之竹，自具風格，不蹈俗躅（墨寶及蘭竹均見全集篇首）。師之心靈手敏。出自天賦，不特繪事，詩文亦然。文則尚義理而疏宕有奇氣，詩則崇空靈而沉鬱露至情。因積健於內，遂盎然於外，雖雅不欲以三絕名世，而得其片紙，誦其四韻者，無不嘖嘖稱善，此感佩其閒居澹泊寧靜致遠足勵末俗者十也。

綜此十感，師之一生功業，足爲世法。海師逝世後，彥彥曾撰「恩重如山懷海師」（見景光集），以

人 物 春 秋

四 四

誌懷慕之情。茲因編印全集，倍增堯堯舜臚之慕思，恍如耳提面命之在昔，爰仿書後之體，藉抒景行之思耳！

（選自中外雜誌廿一卷三、四期六十六年三、四月號）

